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德〕阿多尔诺 著

张峰 译

# 否定的辩证法

YANJIU 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 否定的辩证法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川)新登字010号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3, Dritte Auflage 1984

---

根据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休坎普出版社《阿多尔诺全集》第6卷1984年第3版，参考纽约海葬出版社《否定的辩证法》1973年英译本译出。

责任编辑 杨亚平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德]特奥多·阿多尔诺 著 张峰 译

**否定的辩证法**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插页4 字数300千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2200-7/B·57

定价：6.80元

#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

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

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

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 中译本序

《否定的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阿多尔诺的一本极其重要的代表作。它不仅从哲学上概括了这个学派的“批判理论”的精髓，而且还因为反映了60年代西方社会“新左派”的心声而被奉为他们的政治纲领的理论论证。

1903年9月11日，德国法兰克福市从事酿酒业的犹太富商奥斯戈·威森格隆特的年已37岁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特奥多·卢德威格·威森格隆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音乐理论家阿多尔诺。中年得子，自然万般娇爱，视若掌上明珠，寄予厚望，精心培养。母亲卡尔维丽·阿多尔诺信奉天主教，是位有科西嘉血统的歌剧演员；姨母阿加德是位颇有天赋的钢琴家，她们使阿多尔诺继承了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兴趣和非同寻常的才华，以致少年阿多尔诺居然能用钢琴演奏贝多芬艰深的“第十一奏鸣曲”。15岁时，阿多尔诺迷上了哲学，开始阅读起康德的晦涩的《纯粹理性批判》。还在上中学时期，阿多尔诺就在两家颇有名气的音乐戏剧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表现主义和新歌剧的评论文章，在音乐界崭露头角。1921年，阿多尔诺上了名牌的歌德大学（即法兰克福大学），潜心研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3年以后，年仅21岁的阿多尔诺以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阿多尔诺追随音乐家奥尔本·伯格来到维也纳，进入了以舍恩贝格为中心的创新作曲家的圈子，以期

在作曲上有所成就。但不很成功。1927年，阿多尔诺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执教。然而，好景不长，纳粹上台执政给阿多尔诺这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大学教师的前途蒙上了严重的阴影。1933年他被剥夺了教书权利，不得不流亡英国，试图在牛津大学获得一席之地。但未能如愿。正是在此期间，阿多尔诺在自己的姓名中略去了他的父姓，开始采用母姓“阿多尔诺”以掩盖自己的犹太出身，能时常回德国访问。1938年，阿多尔诺受霍克海默之邀前往美国，先是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当音乐指导，后加入霍克海默在纽约重建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积极为该所杂志《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撰稿。1941年，该杂志停刊后，阿多尔诺移居加利福尼亚，和霍克海默合作研究，写出了他们的共同著作《启蒙的辩证法》(1947年)。

1949年，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一道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执教，重建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此后，阿多尔诺进入创作鼎盛时期，写了大量的哲学、文学、社会学、音乐理论著作，跻身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行列。特别是在1961年德国哲学界的那场“实证主义的论争”中，他同波普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执，要求比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更彻底地否证实证主义，从而树立了他作为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热烈倡导者的形象。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倡导的社会批判理论被激进学生在德国1969年的造反运动中付诸实践时，他却表示不可理解。他发表声明，悲叹道：“当我建立我的理论模式时，万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弹来实现它。”阿多尔诺的表态激怒了造反学生。为此，他受到了学生们的谩骂和袭击乃至人身污辱。1969年8月，阿多尔诺在瑞士度假时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逝世，以悲剧性的结局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是阿多尔诺晚年的一部最重要的

哲学著作，也是一部极其晦涩的著作。晦涩的原因在于，阿多尔诺一方面力图使这部著作保持一种理论论争的风格，大量使用了他的批判对象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抽象术语，可又不加以解释，仿佛读者都像他一样充分了解这些人的思想体系似的；另一方面，出于反体系、反逻辑的需要，故意使该书论点模糊，显得缺乏形式，保持一种散文式结构。由于阿多尔诺的主题是否定和破坏，所以该书的晦涩文风和混乱形式正好体现了他对哲学体系的否定和破坏精神。尽管如此，该书还是充分表达了阿多尔诺的基本哲学思想。

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集中批判了哲学对“同一性”的追求。他认为，古往今来，不管是在形而上学上还是在认识论上，不管哲学家本人的意图如何，哲学的基本精神都是追求“同一性”，追求一个绝对的出发点，即追求万事万物可最终还原于的某种原初的东西。哲学家在考察诸如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之类的传统对立面时，总是赋予其中这一或那一概念以第一性，并创造一种千篇一律的语言来描述每一事物，力图统一宇宙的各方面。在阿多尔诺看来，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第一性，哲学所强调的任何事物都是与它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的，任何想寻找原初事物或概念的哲学都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而且，由于哲学在人类的文明中不惜任何代价寻求着秩序和不变性，从而加强了社会上的极权主义和盲从主义倾向。据此，阿多尔诺得出结论：哲学所寻求的秩序和不变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连续的否定，它破坏性地抵制任何打算赋予世界以“同一性”从而把世界限定在一个原则上的企图。这就是阿多尔诺把自己的观点叫做“否定的辩证法”的原因。

在阿多尔诺看来，辩证法既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客观

的描写，而是对所有理论图式和一般方法的反对，它坚持现实的复杂性和历史的相互联系性，不将其还原为简单的公式。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否定”在辩证运动中具有核心作用。阿多尔诺对辩证法的否定性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有“伟大之处”<sup>①</sup>的。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否定”是推动一切事物和现象运动变化的根本环节，没有内在的否定方面和不断的否定过程，就不会有辩证的运动，也就没有辩证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再次申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②</sup>阿多尔诺对辩证法的否定性给予突出的重视，这本身无可非议。

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否定性是辩证法的根本环节，而在于对否定作什么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辩证法本质特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否定，而是包含有肯定的否定，是与肯定密切相联系的否定。因此，“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而按阿多尔诺的理解，否定就是绝对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性的否定，“否定之否定”不会导致肯定，只是证明第一次否定不彻底。阿多尔诺的这种说法在现实中不能说没有例证，但这不是对“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理解，而且也不适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辩证的有机运动。恩格斯早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反杜林论》中就指出，磨碎麦粒和踩死昆虫的做法是一种否定，但不是辩证的否定，并不能动摇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起作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sup>①</sup>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主旨之一原本是破除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然而他本人却在否定和肯定的问题上受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所束缚，陷入到把否定绝对化的泥潭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法则。阿多尔诺对矛盾问题较为重视。他表示，辩证法的根本任务在于研究“差异”或“矛盾”，辩证法就是“矛盾地思考矛盾”。他甚至注意到，以往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尽管承认整体是矛盾的，甚至把矛盾说成是宇宙的基础，但由于非常偏爱“同一性”，从而使矛盾成了哲学用以达到“同一性”的工具，实际上等于否认了矛盾的意义。但是，从以往哲学的这个教训中，阿多尔诺却没有引出重新把矛盾摆到根本地位上来认识的结论，反而打算绕开这个误区。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不单是考察矛盾，而且拒不承认矛盾是解释每一事物的图式，“总体矛盾不过是总体同一化表现出来的不真实性。”<sup>②</sup>这样一来，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就偏离了以矛盾法则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了。

在社会观上，阿多尔诺认为，社会既不是个体主体的总和，也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物，而是人类主体和物质客体的相互作用，同时表现出真正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实证主义所说的“自由”和“因果性”不外是把总体还原于一种空洞之物的同一性理论。由此而衍生的“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的观点都是虚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1页。

② 见本书第4页。

的，因为它们要么假定主体的第一性，要么假定客体的第一性。而在阿多尔诺看来，自由的唯一意义却在于否定，在于反思地否定各种具体的奴役。他指出：“在这个普遍社会压抑的时代，反社会的自由的形象仅仅生存在被压碎的、被滥用的个人的特点中。这种自由在历史的任何环节上隐藏在什么地方，是不能一劳永逸地来规定的。作为对压抑的抵制，自由在变化着的压抑形式中变得具体了。”<sup>①</sup>阿多尔诺把自由同社会压抑联系起来考虑，把自由视为对压抑的抵制，这种看法要比那种孤立地把自由看作人类天性的抽象说法中肯得多。同样，在阿多尔诺看来，因果性只有在作为对朴素的自由意志论的批判的时候才有意义。正像自由不能被绝对化为自由意志论那样，因果性也不能被物化为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否则它就像资本主义的自由空谈一样不合理。阿多尔诺对实证主义“因果性”概念的批判具有政治的意义。他说：“最终，制度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暗示这一社会现象的词是‘一体化’——在那里，每一要素对所有别的要素的普遍依赖性使得谈论因果性成了过时的。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探寻可以作为原因的东西是无聊的，因为只有这个社会本身才是原因。”<sup>②</sup>

这样一来，阿多尔诺对“同一性”和“实证性”的批判就落脚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主题上——对社会的批判。阿多尔诺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机制是建立在商品交换价值法则的统治之上的，人的一切关系都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是商品交换价值法则的肆虐，把人和物降低到同一水平上和同质的无名地位上。这也是哲学的同一化企图的社会根源。哲学表现并证明

---

① 见本书262—263页。

② 见本书265页。

了社会的这种作用，一方面使社会同质化，另一方面又把人和物归结为“原子”。阿多尔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性质。但是，也必须看到，阿多尔诺的思想是十分激进的，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对逻辑和科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认为，逻辑也起了使社会同质化以及把人和物归结为“原子”的作用；科学也是文明反对人的总阴谋的一部分，因为科学把合理性等同于可度量性，把每一事物归结为“量”，从知识领域排除了质的差别。阿多尔诺的这种批判尽管十分尖锐，却未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

阿多尔诺称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反体系”。他认为，正如任何内容都是对其形式的否定一样，思维本身就是否定，甚至那种确认某物是某物的肯定性陈述也是否定的——因为它意味着某物不是别的。因此，完全的自由就是否定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在其解放的时代虽然成功地反对了封建的思想方式，但没有同体系决裂，因而革命是不彻底的。哲学之所以在“体系”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每一事物都在变化，“从自身的不变性中产生的不变项不能从可变量中剥出来，好像这样人们就把一切真理握在手中。真理同实质相结合，实质就发生变化，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sup>①</sup>阿多尔诺看出了以往的哲学由于强求一个完备的体系而造成了体系与内容相矛盾的麻烦。因此，他高举“反体系”的旗帜，向一切以绝对真理为终结的哲学体系挑战。这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接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分析。但是，对以往哲学的合理内容的拯救仅靠“反体系”是不够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

---

① 见本书第39页。

由于体系的需要，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sup>①</sup>这才是对体系的唯一正确的辩证态度。

阿多尔诺的“反体系”的目的在于批判第一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第一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阿多尔诺反对一切本体论，反对把某种东西奉为第一性。他认为，一方面，概念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并不简单地作为事物的摹本而出现；另一方面，概念和事物相比较也不是第一性的。概念与其对象存在于不可分割的辩证联系中，二者都不具有第一性。因此，唯物主义的唯名论是错误的，概念的唯心主义也是错误的。实证主义把知识还原为简单“所与”的东西是错误的，因为它“使思想的内容非历史化，把历史委托给一个专门搜集事实的科学分支。”<sup>②</sup>那种想重建一种本体论的反实证主义尝试也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本体论是对现状的辩解，是维护秩序的工具。总之，凡是本体论都是不对的，不管这种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是实证主义的还是反实证主义的。阿多尔诺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

阿多尔诺对本体论的批判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的批判上。他指责海德格尔把一切现象还原为一种不受反思行动影响的“存在”，从而割裂了主体和客体，使现象“物化”了。在他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反思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都不具有认识论的第一性，每一方都靠另一方来中介。没有一般概念的中介，纯粹的“在此之物”就成了一种抽象。“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

② 见本书40页。



理，即主体和客体在其中彼此渗透的星丛，既不能还原于主观性，也不能还原于存在。”<sup>①</sup>“星丛”是阿多尔诺从本杰明那里借来的一个天文学术语，意指一个由诸种彼此并立而不整合的变动因素构成的集合体，反对把某一因素当作该集合体的本原，阿多尔诺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一般说来，阿多尔诺强调主体和客体在真理中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并不错。真理毕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少了哪一方都不成其为真理。但是，就意识的起源和本质而言，物质客体无疑保持着优先地位。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唯物主义地说清楚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阿多尔诺是失之偏颇的。

从阿多尔诺对各种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不难看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比较自由和方便的立场，是不受任何标准限制的。用阿多尔诺的话说：“哲学既不存在于理性的真理中，也不存在于事实的真理中。它说的任何话都不服从‘是实情’的有形标准；它关于概念性的论点不服从逻辑的事实陈述的标准，如同它关于实际性的论点不服从经验研究的标准一样。”<sup>②</sup>“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不能受到逻辑标准或事实标准的批评，原因在于它不仅与这些标准无关，而且完全无视这些标准。在阿多尔诺看来，这种无视实际上是“否定的辩证法”的本质。总之，“否定的辩证法”可以任意地批评任何别的学说，同时又不受任何标准所裁决，呈现出一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姿态。西方评论家据此称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张可以任意填写任何数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空白支票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否定的辩证法”意义何在呢？阿多尔诺认为，“否

---

① 见本书127页。

② 见本书106页。